



四川大学出版社

巴渠民间文学与民俗研究

陈正平 著

● 四川省教育厅文科重点科研项目

责任编辑:汪 萍
责任校对:成 杰
封面设计:罗 光
封面剪纸:叶牧天
责任印制:曹 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渠民间文学与民俗研究/陈正平著. —成都:四川
大学出版社,2001.6

ISBN 7-5614-2131-1

I. 巴... II. 陈... III. ①民间文学-研究-四川
省②风俗习惯-研究-四川省 IV. ①I27②K892.4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5038 号

书名 巴渠民间文学与民俗研究

作者 陈正平
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610065)
印刷 四川锦祝印务所
发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250千字
版次 2001年6月第1版
印次 200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550册
定价 20.00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话:5412526/5414115/
5412212 邮政编码:610064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印刷厂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四川省达县师专中文系陈正平君希望我给他的新著《巴渠民间文学与民俗研究》作序，我是乐于接受的，但我对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缺乏深入研究，因而这篇序文只是“外行”之道。如有谬说，就希望正平和读者批评了。

正平是我就读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时的同班同学，77级，同属于“长身体时吃不饱，长知识时被下放”的那一代“老三届”。因而当我们在“文革”结束后考取大学时，都已是有了妻子有儿女有家室之累快奔三十的人了。这一代人对于“忆苦思甜”实在有着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经历了蹉跎岁月风风雨雨磕磕碰碰的“苦涩”历程，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因而人人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甜蜜”机会。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把‘四人帮’耽搁的时间夺回来。”“不用扬鞭自奋蹄”，正是这一代特殊年代大学生的极好写照。同学们常常为争图书馆、阶梯教室的座位发生争吵，但不会因学生食堂打饭排队或电影院的好票发生磨擦。中文系77级分为大班与小班，大班同学年龄均在26岁以上，最大的有三十二三岁，小班十七八岁至二十四五岁。大小班年龄相差一二十岁，因而“温良谦让”也就是情理之中的77级“级风”了。当然77级不可能是“君子国”，须知这一代大学生乃是经历过“文革”与上山下乡的，因而到后来尤其是临近毕业分配的非常阶段，由于利益冲突引发的各种矛盾也就不可避免了。这些故事显然都与本序无关，暂且按下不表。我要说的是，我与正平在77级同学中似乎比较超脱。毕业前

夕,我已考取了研究生,而正平则决意要求分配回大巴山老区达县师专任教,因而不与任何同学发生争抢分配好单位的矛盾,同学留言簿上自然都是客客气气的“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了。大学毕业后,我与正平只见过一次面。大概是1995年,他去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联系写作学教材的出版事宜,在校内桃花山我的住处有过一二小时的愉快聊天。去年10月,西南师范大学举行建校50周年校庆,77级不少同学都回去了,我因教务太忙,无法分身,正平在后来的来信中向我谈了校庆期间77级相聚的情况。

二十年弹指而过。自从1982年元月毕业分手后,我只是约略知道这位老同学在达县师专执教写作学和民间文学,参与主编过“全国高等院校写作教材”《写作与文选》、《中国当代精短诗文选读》等书。去年年初,突然收到正平的挂号信,希望我能为他申报的四川省教育厅文科重点科研项目《巴渠民间文学与民俗研究》写一篇专家推荐意见,想不到老同学除了执教写作,还一直在孜孜矻矻地投入地域民俗文化与民间文学的研究。正平爱好民间文学我是知道的。读大学时我们都一起选修过彭维金教授的民间文学课程。彭教授学识的渊博、讲课的魅力特别是对学生的关心,使不少同学都生发起对民间文学的浓厚兴趣,有的从此走上了研究民间文学的道路。但正平毕业后一直在从事写作学的教学研究,没想到他还同时在从事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而且颇有创获与心得,这一本《巴渠民间文学与民俗研究》就是最好的证明。作为老同学,我要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与敬意。

我虽然只是一名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爱好者,平时的教学研究重心集中在现当代文学与儿童文学,但我的这份“爱好”却是持久的。以前在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与彭维金教授由师生关系转而成了同事,他知道我在撰写中国姓氏人名文化方面的书,姓氏人名也属于民俗学与民间文化研究范畴,因而经常拉我参加一些四川省与重庆市的民间文学活动。1986年秋我曾上青城山参

加过四川省民间文学研讨会,后来还在《民俗学研究》、《民间文学论坛》、《中国民间文化》等刊物上发表过论文。之后我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与中央民俗学之父,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著名古典文献学家、书法家启功先生成了同事。钟老、启功老是我素所敬仰的前辈,能与二老同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此生实在是荣幸之至。今年4月,我接任中文系副主任,分管研究生与科研工作,刚一接任,就碰上申报国家重点学科。钟老挂帅的中国民间文学专业早在1986年就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这次据1997年教育部学科调整后的专业名录,以民俗学专业重新申报,通过整个申报过程,使我对中国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民俗学是一门以民间风俗习惯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而民间文学按现在的学科分类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从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歌谣征集处算起,中国现代民俗学已经走过了80多年的艰难而辉煌的历程。钟敬文先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两门学科的创始人,被国际学术界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早在1949年,钟老就率先将民间文学带入了中国大学的课堂。195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招收新中国第一批民间文学专业研究生,1955年创立中国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1981年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研究被教育部确定为第一批博士点,1986年又获准为教育部国家重点学科。1993年在民间文学教研室的基础上扩建为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1996年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成为北京师范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学科。2000年,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联合中文系由启功先生领头的古籍整理与研究专业,王宁教授领头的古汉语文字专业,成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民俗学研究,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民俗学学科的教学研究中心,实行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一条龙培养,同时建成了三个研究方向:一是一般民

俗学方向,二是民俗史与民俗志学方向,三是民间文艺学方向。

我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介绍北京师范大学的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研究,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的研究中心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在这一领域的学科建设、学术成就、研究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的当前状况与未来发展趋势,而且今日中国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卓有成就的学者与各地高校教师也大多出自北京师范大学。另一方面,我想要说的是,就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设而言,由于种种原因,比起其他学科还是远远不够的。不仅师资力量不足,后继乏人,能够开设此类课程的高校不多,而且发展布局很不平衡,相对而言,东部高校的状况明显优于西部,西部某些省区的高校至今还没有合格师资能够开设这方面的课程。钟敬文先生说过:“一门新学科要在一个国家立住脚跟,并能取得比较广泛和迅速的发展,重要的一点,是要在学校里(特别是高等院校及研究院等)占有一定的位置。它要有自己的讲堂。……使民俗学得到长期的讲授、传播的机会。”(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之前言)依愚之见,位于大西南的云贵川渝三省一市,由于地理环境独特,民族众多,地域文化特色显著,因而民俗形态(无论是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社会组织民俗,还是岁时节日民俗、人生礼仪、民俗信仰、民间口头文学、民间艺术与游戏娱乐等)十分丰富多彩,大西南实在是我国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研究的“广阔天地”,而四川更是“天府之国”。但是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毕竟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处于“下层文化”的地位,尽管在20世纪有了很大发展,学科地位也有了很大提升,然而在现代科技文明与市场经济的双重冲击下,愿意献身于这种田野作业、市井调查、民间采风、庙会问卷等研究工作的人似乎越来越少,年轻学人似乎更趋鹜新学科新名词新思潮新时尚,因而民俗学在今日高校显得更为冷清,更需要耐得住坐冷板凳的学者。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我欣喜地读到了陈正平所著的《巴渠民间文学与民俗研究》。“巴渠”的地域概念是指嘉陵江上游渠江流域的“巴”地,实际上为今之四川东北,行政区域包括今达州、巴中、广安等地区。古籍中早有“巴渠”之称,今常称“巴山渠水”,由此可知,这是一片神秘、广袤而又相对贫穷、封闭的大巴山领地,同时它又属于著名的革命老区。正平在这片土地上四处奔走采风,默默耕耘爬梳,终于出版了这部洋洋 25 万字的专著。这部著作的出版,不仅对于四川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具有学术上的独特贡献与突破性,同时具有使民俗学学科内涵更为丰富的价值,也为地域民俗文化研究提供了某种启示与经验。我个人认为,这部专著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特点:

首先,第一次完整系统地考察了巴渠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的特征、体裁、类型与流传方式,重视其与川东北民众生活的紧密联系,具体地探讨了各类作品的历史文化内涵、审美特征以及现代文化价值,既有纵向的民俗历史沿革、传承的线索,又有横向的地域分布、传播的描述。其中不少巴渠民俗现象与民间文学类型都是本书首次作了如此详实、深入的揭示。特别是有关川陕苏区的红军将帅传说与红色歌谣,如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说,不但对于民间文学的整理研究而且对于四川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特色之二是一种全局性的眼光、文化的眼光。作者把巴渠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置于中国风俗文化与巴渠文化发展总体过程里面加以考察,既注意到了中国整体性民俗演进及巴蜀文化的历史脉络与文化积淀对于巴渠民俗文化的影响,同时又具体而微地分析归纳出了作为“这一个”的巴渠文化的独特地域特征与个性色彩,总结出了巴渠民俗文化的演变规律与发展趋势。例如关于巴渠劳动歌谣的研究,巴人古歌的勇健粗犷、劳动号子的幽默雄浑以及薅草锣鼓的催农劝农,又如关于巴山民间情歌、巴渠民间儿歌、

巴渠婚嫁礼仪的“哭嫁”、“坐歌堂”等,都体现出明显独特的大巴山风俗风情与四川人那一种幽默机趣的语言风格特色。陈正平对有关民俗现象与艺术类型作了详尽的钩沉与开发,显得功力扎实,专业知识坚实宽广,而且其论证又颇有思辨性与说服力。

作为四川大巴山地区民俗学与民间文学学科带头人的陈正平,其学识扎实宽广,其学术厚积薄发,其学养方正高雅,他在民俗学、写作学方面多所建树,又正处于年富力强、经验丰沛、智慧充溢的年龄,相信他的学术研究必将更上一层楼,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十分赞同原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民间文艺学家彭维金教授对陈正平当年申报《巴渠民间文学与民俗研究》课题时的推荐意见:“这一课题,对充实提高地区性的民间文化研究将起到带头作用,从而对于促进四川省民俗文化研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正平同学,真诚地向你表示祝贺!

遥望西南,书此以祝,并以为序。

王泉根

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2001年6月17日

目 录

上 编

第一章 巴渠神话何处寻	(3)
一、神话的产生和衰亡	(3)
二、巴渠的神话时代	(6)
三、至今还流传在口头的巴渠神话	(9)
第二章 传述历史的古代人物传说	(14)
一、“三国”人物传说	(15)
二、巧匠、神医传说	(19)
三、文人义士传说	(23)
四、农民起义领袖传说	(27)
第三章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将帅传说	(31)
一、“川陕革命根据地是红军用枪杆子打出来的”	(31)
二、指挥若定的徐向前总指挥	(34)
三、热爱人民、关心战士的李先念政委	(37)
四、红军中的“活观音”、女将军张琴秋	(39)
五、“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王维舟	(42)
六、传奇英雄许世友	(44)
第四章 神灵活现的巴渠风物传说	(47)
一、对于民族和地方性事物的集体审美评判	(47)
二、神化的自然物:有关山川的传说	(48)
三、千古情结:有关石与洞的传说	(53)

四、虚幻的颂歌:有关寺庙的传说·····	(56)
五、解释与附会:有关地名的传说·····	(59)
六、发现与创造:有关物产的传说·····	(63)
第五章 巴渠风俗与古代传说 ·····	(68)
一、了解民俗,弘扬传统文化·····	(68)
二、春节习俗与古代传说·····	(70)
三、元宵、端午等习俗与古代传说·····	(73)
四、民间生活习俗与古代传说·····	(77)
五、游艺体育民俗与古代传说·····	(82)
六、移风易俗,建设现代文明·····	(85)
第六章 浪漫的幻想:民间童话、寓言 ·····	(88)
一、幻想是巴渠人民对理想世界探索与追求的反映·····	(88)
二、精灵童话故事·····	(90)
三、魔法童话故事·····	(95)
四、民间动物故事·····	(98)
五、民间寓言故事·····	(102)
六、幻想性民间故事是儿童的精神食粮·····	(107)
第七章 阶级对立的写照:长工与地主的故事 ·····	(110)
一、封建社会主要矛盾的艺术反映·····	(110)
二、两个对立阶级的形象:长工与地主·····	(112)
三、长工与地主的故事结构模式·····	(114)
四、别具一格的艺术风采·····	(117)
五、长工与地主的故事之价值与局限·····	(120)
第八章 笑话故事中的讽刺幽默与巴渠人的性格 ·····	(122)
一、巴渠人民创作笑话故事以讽世警行、娱乐自我·····	(122)
二、以笑为武器,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	(125)
三、幽默笑话中的机智与情趣·····	(128)
四、笑话故事中的巴渠妇女形象·····	(131)

五、讽刺幽默永远需要,笑话故事生生不息·····	(133)
--------------------------	-------

下 编

第九章 劳动歌谣震山河·····	(139)
一、“巴人”勇健好歌舞·····	(139)
二、劳动号子吼起来·····	(142)
三、薅草锣鼓催农忙·····	(147)
四、古代劳役必讴歌·····	(151)
第十章 传统仪式歌与巴渠礼仪民俗·····	(158)
一、企图用口诀、咒语影响神的法术歌·····	(160)
二、反映农耕生产民俗的节令歌·····	(165)
三、建房仪式歌与人生礼俗歌·····	(170)
四、传统葬仪与丧葬仪式歌·····	(176)
第十一章 婚嫁礼仪及礼仪歌中的民俗文化内涵·····	(182)
一、“婚姻之礼始于周,嫁娶媒妁有来由”·····	(182)
二、议婚订婚由天命,终身大事父母定·····	(185)
三、新娘“哭嫁”、“坐歌堂”,叹情之歌欲断肠·····	(189)
四、迎亲拜堂好热闹,唢呐鞭炮伴花轿·····	(195)
五、铺床闹房说吉祥,洞房花烛喜若狂·····	(200)
第十二章 巴渠情歌:农民爱情生活的一面镜子·····	(206)
一、“你有意来我有心,唱支情歌作媒人”·····	(206)
二、“哥一声来妹一声,开口传唱万种情”·····	(214)
三、我口唱我心,质朴巧言情·····	(223)
第十三章 情浓意深的民间叙事歌·····	(229)
一、民间叙事歌概说·····	(229)
二、关于“孟姜女”和“梁祝”的叙事歌·····	(231)
三、历史人物和史事传说叙事歌·····	(239)
四、叙事情歌·····	(243)

五、其他杂歌	(250)
第十四章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歌谣”	(256)
一、世道不平要造反	(257)
二、红军来到大巴山	(262)
三、当兵就要当红军	(268)
四、红军开辟新天地	(271)
五、红军北去何时还	(278)
第十五章 土俗与童趣：巴渠民间儿歌	(283)
一、伴随儿童成长的歌谣	(283)
二、童趣无限的游戏儿歌	(286)
三、寓教于乐的教诲儿歌	(290)
四、滑稽可笑的谐趣儿歌	(297)
五、甜美动听的催眠儿歌	(300)
第十六章 巴渠民间谚语、歇后语、谜语	(303)
一、科学的、哲理的小诗：民间谚语	(303)
二、民间谚语的特殊形式：歇后语	(314)
三、谐隐与智慧：民间谜语	(317)

上 編

第一章

巴渠神话何处寻

产生于人类童年时期的神话,是一种以神为中心的民间传奇故事。它作为民间文学的源头之一,具有无可替代的宝贵价值和“永久的魅力”,它有力地证明了劳动人民从来就是人类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揭示了民间文学从一开始就与人民的生活和社会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对后世浪漫主义文学流派和艺术风格的形成、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只是在丰富的程度上存在差异。早在殷商时期,巴山渠水间就活跃着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射猎为食,倚洞而栖,又“天性劲勇,俗喜歌舞”。作为远古社会现实的折光反映,作为原始初民多种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当年这里肯定产生过不少瑰丽动人的神话。千秋万代过去,巴山依旧巍巍立,渠水照样滔滔流,只是当今仍流传于巴渠之地的神话已极为稀少。显然,大量的神话已如风飘去无踪影,早就散亡了。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民间文学大普查中,“采风”者曾致力于巴渠神话这一“远古文化沉积物”的探寻,可惜收获甚微,未能如愿。要考究其散亡的原因,我们就不能不从神话的自身规律、中国神话的大背景和巴渠的历史变迁中去寻找答案。

一、神话的产生和衰亡

马克思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

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①马克思这两段著名的论断为我们揭示了神话的本质,指出了神话的特点。作为最早的民间文学样式之一的神话,它是远古时代人民所创造的反映大自然、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当时社会形态的具有高度幻想性的故事。它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通过人类童年期自发的、幼稚的幻想折射出来的,是原始人类战胜自然力、征服自然力的一种假想手段,因而神话是一种独特的观念形态。

原始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常常处于被动的地位,他们在极其困难的生存条件下,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愿望是强烈的、主动的,总是表现出无私、无畏、正直、坚毅的美德。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在自然力面前有时显得无知和愚昧,甚至对自然力产生崇拜和畏惧。他们极富幻想,对于未知的世界,总想打破沙锅问到底。他们把战胜自然和人间邪恶的意志、愿望,通过幼稚的、不自觉的主观幻想化为具体的形象和离奇的情节,便有了神话的产生。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分析的那样:“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

神话虽然由人们的幻想所构成,但是这种幻想不是毫无根据的,而是有现实生活做基础的,它的种种解释和描述虽不免荒唐,但决不是纯意识和心理的活动,而是客观现实和生活斗争的反映。所以鲁迅先生认为,对神话“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在《关于亚当和夏娃的神话》中也指出:“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言,也不是无谓的幻想的产物,它们不如说是人类思维的朴素和自发的形式之一。”因此,神话在奇幻荒诞的外衣下,包含了原始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对社会的看法,对人类活动以及道德规范、宗教信仰等的记载,可以说是原始意义的自然科学、哲学、宗教、道德、法律、历史等多种意识形态的统一体。

摩尔根把古代社会分为三个时期：蒙昧时期、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每个时期又分为低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谈到“还处于野蛮期的低级阶段”的北美洲印第安人时说：“他们给自己的宗教形象——所有各种精灵——赋予人的样子。”这里指出了神话产生的时期——“野蛮期低级阶段”（相当于我国新石器时期），还指出了最初的神话是把“宗教形象赋予人的样子”。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更具体地指出了神话产生的条件：“在野蛮期的低级阶段，人类的高级属性开始发展起来，个人的尊严、雄辩，宗教的情感、正直、刚毅、勇敢，此时已成为品格的一般特质，但是残酷、奸险和狂热也随之俱来。”“想象这一作用于人类发展如此之大的功能，开始于此时产生了神话、传奇和传说等记载的文学，而业已给予人类以强有力的影响。”这段话告诉我们：神话产生的前提条件是人的高级属性即作为创作和传播条件的语言能力的发达，宗教的情感及道德观念的产生和发展，在此基础上，特别强调了“想象”作用于人类的巨大功能。想象力的丰富提高直接促成了神话的产生。

神话是在特定的现实基础和思想基础上产生的，它的兴旺时期只能是在人类的童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人类对大自然的支配能力大大增强；阶级的产生，国家取代了氏族社会，产生神话的原始思维方式和原始的经济基础已不存在了，神话便或速或缓地趋于衰亡，虽然旧有的神话仍在人们口头一代一代地流传，但新的反映现实生活的神话不再产生。从神话本身的发展也可以看出它的兴衰过程：最初的神话是以自然神为中心，后来过渡到以祖先神、英雄神为中心。这两个阶段的神话中神的形象已经有了质的区别。神性逐渐消失，人性逐渐增强。人们的原始心理逐渐消退，对神的崇拜迷信已开始动摇，神话的产生已逐渐稀少，开始转变为以“人性”为中枢的、以歌颂人间英雄为特征的传说故事。